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八

經濟編

君類

興亡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故能西擒孟達東繫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衆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世祖遂享皇極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伏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誅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

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寵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彼劉淵者籬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

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
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
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甞靜也。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朝寡
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
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
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

公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
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倚無心
者皆名重海內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
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概
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
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
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
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
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
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彘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

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于寶晉紀總論

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稽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種虜削跡賈充亮豎

懷奸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
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踈、棟梁廻忠、而起僞
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僞策、元海當除而不
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
洪基

晉武帝
總論

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
而能容、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
於將危之命、殄公孫于百日、滅孟達于盈旬、自以兵
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旣而雍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
其甲兵、本無關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

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
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
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
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
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
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遣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
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
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

晉宣帝
總論

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
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

八
卷之三
三
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蘇轍晉論

自古用兵
缺未有不
然

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旣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旣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

坊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
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
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
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
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
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
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
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
羗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
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

貪悍樂關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
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
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也雖
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
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
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
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
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
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
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

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

何去非西晉論

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虐親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虎之朝銳永固雅量壞姿變夷從夏王猛以宏材緯
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
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
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
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旣而懷諫違謀輕
敵怒鄰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便欲鳴鸞禹穴駐
驂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雖矜涿野之
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
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首蓋于賊

臣符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符堅傳
總論

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類，聞鞮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王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鯁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沉航于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龜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荅劉琨，則音辭倜儻，焚元超于苦縣，陳其亂政之誓，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

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
都而抗王室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
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
險假豹姿于羊質騁梟心于狼性既而父子猜嫌兄
弟讐隙自相屠繪取笑天下

石勒傳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
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
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
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
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昔妖星出

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李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淩首謀、長彗霄映、而毋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逃處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

越受讎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復亡之福衆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疆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佗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

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疆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卒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灾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伏滔從桓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正淮論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策陳都恭尸橫野僅乃尅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徧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閭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

已衆矣。光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靳，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火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于矜，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誠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甚。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寢替，續緒之初，如革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政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叅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

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德裕
宋齊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以震郡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投首乃吊冤冤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譴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兵國步旣寧家怨

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
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
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
行事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若言位是神物
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
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
和平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也仗
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晉者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
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申

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
覩、歿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
之阻、城關絕藩籬之固、長洲杜若、一旦彫零、稽山竹
箭、忽然摧折、可不慎歟、

朱敬則梁武帝論

在魏正光、牝鷄司旦、爾朱榮乘釁、內鼎滔天、泯夏餘
燼、跋扈挺禍、王城齊高祖、神武皇帝、投袂而起、四明
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
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
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
逼爲梗、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

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
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
體而徵、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
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
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
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
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覽臨
如風掃籜、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
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
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

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拆、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
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
于時政有彛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
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
覺也、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
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鋌、寵狎佞諛、
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
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
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
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頭爲戮、賴有尚書令

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有齊建國，便預經綸，
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奏于端，萬緒
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
虛襟泛愛，禮賢好士，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
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趨孽，儲君繼
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
身移疾，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君
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寄親，位居元輔，
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
當易正位，事出權宜。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聽西

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遜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愼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祊、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廉、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

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天保之世文
宣知其如此頃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
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眚愈厚朝士無賴者亦競相
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
莖母傾朝追送諂謖尤甚者至悲不自勝士無貴賤
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遥器能
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
始于此釀河清之末長彗爲灾太史奏言須有禳救
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
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及天統末年

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
事、趙郡王肅、明德茂親、聽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
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
主聽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馮鄩、士開禮于踈
行、長祭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
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
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
積、凶愚子弟、竝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
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
送南臺、異其身首、于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

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瑯琊心實去惡、
跡乃陵上、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
講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以保
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慶
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
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阜隸、本是鞞工、與韓高
之徒、共持國柄、宜淫肆暴甚、于和氏朝廷混然、無復
廉耻、斛律明月屬鏐之錫、寬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
戮、痛切幽明、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
不見正人、魚爛土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

除入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稿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
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紀點辱皇猷魏
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
承明世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
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
厲雷霆或聞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
閔潔于兇徒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蝨晉尉
景之肱喻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半體此明達也牽
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之富貴

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鮮多不

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
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
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若乃命
天子爲癡人比等名于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
忿孫騰之議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
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
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于內
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歿此之謂也嗟

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
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
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仗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文襄
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出奇不測內剛外柔
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
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
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
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彩英颯風調

清閑

北齊文
宣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
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貴言南風不競篡殺三
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旣深天道亦愜是以
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
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
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
湖群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
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
以謀王室滅于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陳武帝諭
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

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始以后父之尊
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
管叔之言社稷輪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慰遲舉魏
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俄屬陳朝喪德江海
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
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
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
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鬼鬼飛揚建業大崩叔
寶之金湯不守旣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
誅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

秋露一零，弊化斯改。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

六合之中，如觀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

朱敬則隋高祖論

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客。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覩兆庶之分崩。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關樂入于廐。

前何不告我

隋煬帝論

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謂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

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爲任智黜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

李唐臣
隋論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耶、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後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

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存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隋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
斯爲相備五刑而歿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

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

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

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唐論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

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祿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疆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九

左編

后類

賢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后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

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
悴過于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夫至。母子慈愛
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
左右。若恐不及。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
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
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
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園。離宮
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辭意款備。多見采擇。帝幸濯
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中
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

爲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平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火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聽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以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

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田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

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散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紀歲月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意。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因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

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
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王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殺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

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
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
孫。不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
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常謁原陵。自引守備。
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塋起塋。徵高太后
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
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
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諸家惶恐倍于永平時。乃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鄧后

和熹鄧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羗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于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誦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而后獨着素裝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爲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謙讓故兄臨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王子天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人間殤

帝生始百日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澤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勅止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河南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詔訓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

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廣大加威不少
賓客奸猾多于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
屬犯罪無所貸太后愍陰氏之廢赦其徙者歸鄉勅
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
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饘逐疫太后以陰陽不
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年復故太后自
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
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
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于東觀受經書以敎宮人詔徵和帝弟濟

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
孫三十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豹
越騎校衛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
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
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世
貴戚食祿之家溫衣飽飯而面墻學術不識臧否斯
故福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
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
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東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
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隋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矜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襲閔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官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衛將軍，後與李善等謀反。

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戾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雋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

曹后

仁宗曹后真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
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姬醫小女子給奏后叱之
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
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
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
力賊卽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
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諭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
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
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迫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初
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

不宜輕改。熙寧郊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于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遽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招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勲皆有勲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官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旣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顒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授。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貲。慈不調大農。

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八問疾乞
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
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
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
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
制立爲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
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
以來蓋密爲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
后驛召司馬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
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
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
於既考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
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
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
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
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因未冷
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
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
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

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追茶鹽之禁。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奉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謫。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姪公綸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常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以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

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媼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旨執國政邪若復爾吾卽斬汝媼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再取其一

漢呂后 篡亂

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絁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仇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

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留侯子張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

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
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
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
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
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
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
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
酈侯台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復殺高祖子
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
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于

八
祿爲趙王太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
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初宣
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
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
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
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
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
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
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立恒山王弘爲皇帝秋
七月辛巳太后崩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爲太宗將、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勣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遂其意止泣、旣見帝、即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于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願幸、在蕭右、寔與后不協、后性

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毋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焚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灰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毋厭勝蠱卜帝挾前憾寔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

濟源、次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使嬖倖、以偏言怒帝、卽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囚官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遣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詔、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廟、毋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祐、無它功、以宮掖故、起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斷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

晉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
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銅嚴進飲食實中
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
曰妾等以罪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
幸念疇日使妾歿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
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
足反接投醢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歿殊其尸初
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歿吾分也至
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
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武后

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諫。逐無忌。遂良踵死徙所。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

偶坐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

馬坊搜得皂印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數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乃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立子哲爲太子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祿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

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于神勣貶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遷廬陵王于房州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寔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

爲眉州刺史坐贓貶郴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快快
遂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章求使江
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章乃收繫
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封庫令叅軍李宗臣釋繫囚驅
工匠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叅軍孫處行以徇前盤屋
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爲
詞傳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寔寒
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
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于暈翟陷

吾君于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北。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有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灰。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弇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弇逸援擊。敗敬業于江都。斬之。黨與皆夷其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姪

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馮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

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韋方質同平章事，初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李敬業黨，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蠡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賜以張其權于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疵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王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後爲

六道使所殺是年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鳳閣侍郎劉
祿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
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太
后不悅謂左右曰祿之我所引乃復叛我詎祿之受
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命肅州
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祿之曰不經鳳閣鸞
臺何名爲勅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賜灰于家祿
之初下獄睿宗爲之申理親友皆賀之祿之曰此乃
所以速吾死也臨刑神色自若初范陽王藹遣使語
越王貞及琅邪王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

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振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焉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舍生狗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御史蘇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

上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于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諸王牽連次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譔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雋州殺大官侍郎鄧玄挺玄挺女爲譔妻又興煒善譔謀迎中宗于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

男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斬突厥，過洛陽，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織天文陰懷兩端，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旣釋楚金等，天氣時霽。魏玄同素與裴炎善，

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秦誣玄同言太
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
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
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
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登于隱處。自餘內外大
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真
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
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
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黑齒
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

王璵等六人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
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
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灰生有命大丈
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流
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于流所時置制獄于麗景門
內入是獄者非灰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
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
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
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
者皆曰遇來侯必灰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

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數日病歿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廉又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廟爲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靈

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川文
水縣爲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給事中鳳閣侍
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
史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
宦天授二年流酷吏周興於嶺南爲仇家所殺酷吏
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狄仁傑同平章事監察御史
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
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
黨爲之不振右輔關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
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太后

善之制獄猶衰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
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咒妃與德妃朝
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
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
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命宰相
換時政記月送史館從宰相姚璹請也太常工人安
金藏大呼剖心以明皇嗣不反睿宗由是得免長安
二年蘇安恒復上疏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
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天子追邇年
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

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三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

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
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
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
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
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
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
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
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
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叩謁見密陳
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於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

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
麻湛及騎馬都尉王同皎請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
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
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
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蹙至玄武門以副衆
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
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
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
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
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

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士庶歡躍。鬻取之及盡。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

分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八編類纂